



藏闻逸趣

今年是国画大师吴昌硕逝世90周年，齐白石逝世60周年。全国各地围绕两位艺术名家的纪念展览不在少数。吴昌硕与齐白石，被并称为“南吴北齐”。他们何以凭借独具辨识度的艺术语言领时代风骚，成为中国近现代画坛的两座高山？

“南吴北齐” 近现代画坛两座高山

金石是吴昌硕生命里的关键词。几十年的篆刻生涯，这门艺术的美学风格已经渗透进入了他的艺术基因。有故事说，吴昌硕50岁才开始学画。他到任伯人家去拜访，任伯年让他先写两笔看看。吴昌硕在纸上画了几根石鼓文的线条，任伯年惊了，“将来你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”。这个传说看起来挺符合文人画思路：书法好了，画自然好。

而超越吴昌硕，齐白石靠的是“烟火气”。这“烟火气”，是选题的家常，用色的大胆，更是结合写实和写意的独到心思。开始的时候，着意学吴昌硕，学他的构图、用色、书法和篆刻入画的方法，但根本的路子却不一样。吴昌硕拯救文人画，靠的是金石味，用真古董压倒假古董。而齐白石的路子，则是靠烟火气，用人世间的真实生活取代文人画的假装生活。

吴昌硕与齐白石这两位艺术大师都以花卉见长，但其实他们笔下的山水、人物也都别有味道。吴昌硕的人物有金石味。他的人物画衣纹线条直接取自书法，中年用篆书之笔，古拙凝重，晚年在篆书里又加了草书，粗犷苍劲。相较于其他仙佛人物，吴

昌硕对观音菩萨的情感格外深，观音菩萨也是他人物画里刻画最用心的。这大概和吴昌硕早年逃荒乞讨的经历有关，也可能与他晚年念观音菩萨名号化解病痛的经历有关。

齐白石的人物则更加有烟火气。比起传统文人画里“面瘫”的高士，齐白石笔下的老头，不管是老寿星，还是苏东坡，都尽显萌态，能让你无端端看得笑起来。在山水方面，吴昌硕喜欢复杂，一块石头都要画出阴阳远近许多层次，就像一座大山。齐白石却崇尚简单，一片青山也不过寥寥几笔，就像一块石头。

说到底，吴昌硕是内省，靠坚守古意的金石味，成就了文人画最后的高峰；而齐白石是外求，用热爱生活的烟火气，为新文人画探索了更多可能。

双峰并立，如果非要比较高低，人们可以说——吴昌硕的画面结构更复杂，细部的处理更丰富，作品背后所蕴藉的内容也更厚重，但这一切都是基于传统文人画的评价体系而言；倘若在新的话语里，则是齐白石的作品更加鲜活，更加通俗，也更有现代性。（收藏快报）



收藏故事

灵性魅力的“莱卡”老相机



随着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越来越强大，逐渐取代了普通的照相机，而曾经的老相机则越来越受到收藏者的青睐。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具有收藏价值的是被誉为“相机王国里的劳斯莱斯”——莱卡。莱卡相机源自德国，日耳曼民族的性格赋予它严谨的风格，每台相机都拥有一个单独编号，这个编号从第一台开始至今都是连续的，历久弥珍。

我的第一台莱卡相机是1998年在北京潘家园淘来的，当时它给我的印象是造型优美，镜头打磨漂亮光滑，拍摄时振动小，声音轻。收藏莱卡最大的问题是要会修，许多家里祖传的莱卡相机，祖辈用了不久便藏匿起来，直到很久以后子孙翻箱倒柜找到这台古董，可油也干了，零件也生锈了，或者有的机械设备卡壳断裂了。在欧美及日本等地，修一台古董相机比买台同品牌新式产品要花更多的钱，还得找到靠谱的店家和维修人员。比如在美国，清洗一台莱卡相机是250美元，在日本和欧洲甚至达到400至600美元，有时花了钱也未必能修好，因为零件很难寻找。

在众多的莱卡系列中，我尤其喜爱莱卡III系列(IIIa、IIIb、IIIg等)。莱卡III系列相机从1938年至1946年共生产了3万多架，几乎件件都是精品，是当时军用相机的首选，随军记者的重要工具。

偶然的的机会，我得到了一款莱卡IIIb，真可算是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八年前，藏友告诉我，他的亲戚要移民到新西兰，临走之前准备把家里的一些老物件处理掉，并且这个亲戚的祖上早先留过洋，家里有不少洋玩意。我眼睛一亮，迫不及待立刻上门拜访。西式钟表、留声机、鼻烟壶、洋画、外国邮票，样式繁多，但最让我兴奋的是放在角落里的一架老式相机。拭去厚厚的灰尘，我惊讶地发现这正是我寻找多年的莱卡老相机，而且还是我钟爱的莱卡IIIb。主人看我如此痴迷，仅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，还送给我两个民国时期的鼻烟壶。

细细品味莱卡IIIb，它的造型设计堪称绝佳，机身上的部件“圆形和方形合理搭配”“弧形与直线的相互衬托”“各部件的大方间隔”“整体的刚柔与疏密”均具备无可挑剔的美感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这些独具美感的造型完全符合实用的机械性能，而且莱卡的镜头成像质量非常好，能用数十年。不过，莱卡IIIb也有一个遗憾：一般的相机壳都贴的是黑色皮革或黑色漆布，但早期的莱卡相机外壳却是橡胶制作的，然后再在橡胶上压上皮革的纹路。这种做法原本是因为橡胶不怕酸性物质、油脂侵蚀，机身能够保持清洁美观；然而橡胶会硬化，保存不善就会脱落，一旦表皮橡胶脱落，则无法恢复。

昂贵的价格是莱卡的品牌标志，同时伴随着的更是一种精湛的制作，一种深厚底蕴的文化，每一部莱卡相机都是可以陪伴我们走过一生的。寂静的午夜时分，拿出莱卡相机，轻轻按快门，在黑暗中听到那金属机件发出的依稀可辨的咔嚓声后安然入睡。关于莱卡的故事，常常让人心动，它身上的灵性和魅力，让许多人梦寐以求。（冯硕）

美品赏析

“岁寒三友”刻铜墨盒

松竹梅是文人雅士崇尚、追求高尚人格的化身，松竹梅不但是古今画家喜欢画作的题材，也是历代诗人托物咏志的歌颂对象，被尊称为：“岁寒三友”。

松

松树墨盒为黄铜，正方形10厘米。山峦之上，一株老松，苍劲挺直，松针茂盛，宁折不弯。松树不惧严寒酷暑，风雨摧不倒，冰雪不变色，四季常青，被人们誉为“不老松”。多少文人画家以此作画、吟诗，表达自己的人格品质。唐白居易的《松树》云：“白金换得青松树，君既先栽我不栽。幸有西风易凭仗，夜深偷送好声来。”宋吴芾的《咏松》：“古人长抱济人心，道上栽松直到今。今日若能增种植，会看百世长青阴。”陈毅同志的《青松》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，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”道出了傲霜斗雪，坚强不屈的革命品质。

竹

竹墨盒为黄铜，正方形8.8厘米。几杆修竹，清瘦高雅。竹蓬勃向上，虚心正直的君子风度，多少诗人为其歌咏，代不

绝人。唐王维的《题竹诗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；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宋黄庭坚的《画墨竹赞》道：“人有岁寒心，乃有岁寒节。何能貌不枯，虚心听霜雪。”苏东坡的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”唱出了多少文人雅士的高风亮节。

梅

梅花墨盒为白铜，长方形10×4.5厘米。一枝老干横斜，数朵梅花绽放。梅在寒冷风雪中独天下之春，被称为：“报春花”。多少诗人咏梅、颂梅，留下传世绝句。唐杜甫的《江梅》诗中道：“梅蕊腊前破，梅花年后多。绝知春意好，最奈客愁何。”宋王安石的《梅花诗》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卢梅坡的《雪梅诗》：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阁笔费评章。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梅冲寒斗雪，高洁芳香的品质，尽在诗人的情感中。

品茶之余，提笔之时，凝视着“岁寒三友”，它们无声地告诉我：做人要谦虚正直，不求名，不唯利；做事要坚韧持恒，公平认真；遇到挫折时不退却，坚定地走下去。（金投）



《收藏故事》

一件件凝聚着时代和地方特色的藏品，如同放映机将一段段历史真实地呈现；每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被赋予特殊意义，拥有感情附加值，就变得弥足珍贵。倾听属于您的收藏故事，跟我们一起分享您收藏之路上的喜或悲。《收藏故事》栏目是鉴藏周刊为广大藏友打造的互动交流栏目，意在构建沟通平台，推动收藏活动，推介藏家藏友，展示收藏成果，分享收藏乐趣。您有关收藏的经历、见解、体会、藏品的趣闻趣事、流传故事等都可以投稿给我们。欢迎广大藏友积极参与，踊跃投稿，邮箱：40509807@QQ.com，我们将在报纸上选登部分稿件。